

都市/文艺

完美谋杀

中跃 ◎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中跃 ◎ 著

完美谋杀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完美谋杀/中跃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3.9
ISBN 7-80115-685-6

I. 完... II. 中... III. 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6060 号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

(010) 8390840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印刷

开 李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11.375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7-80115-684-6/1.120

定 价: 21.0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目 录

引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《卷一》

【材料 01】：学生怀才作弊事件，及章早与怀才的紧张关系

（发生时间：1997 年夏） 5

【材料 02】：系秘书孙蓉蓉提供的一份与章早暧昧关系的书面材料

（发生时间：1997 年冬） 32

【材料 03】：章早与现任妻子江苏假结婚的过程，及夫妻关系

（发生时间：1998 年~1999 年） 60

《卷二》

【材料 04】：（补充调查）章早在麻将城遭人追杀的事件

（发生时间：1988 年） 96

【材料 05】：（补充调查）章早调进水江电大后住校期间的一些非常情况

（发生时间：1991 的~1992 年） 113

2 完美谋杀

- 【材料06】：（补充调查）章早“下海”的一段复杂经历；章早与苏琪、陈小姐的暧昧关系
（发生时间：1993年） 155
- 【材料07】：（补充调查）章早“下海”期间的失踪事件；章早与影影的暧昧关系
（发生时间：1994年） 218

《卷三》

- 【材料8】关于章早的前妻林朋离家出走的情况调查
（发生时间：1995年冬） 242
- 【材料9】章早住校期间与女教师羊羊的暧昧关系
（发生时间：1996年夏） 264
- 【材料10】章早的一次“自杀”事件
（发生时间：1997年春） 308
- 尾声 347

引子

章早老师在电大被人称为“杀手”很有些历史了，开始是因为他的棋——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、围棋、甚至五子棋，几乎无人能敌。后来“杀手”的含义渐渐发生了转折。章早对这个转折开始懵然不知，直到有一天担任化学 94 班班主任的 Y 小姐指着章早送来的学生成绩单惊讶地叫道：

妈呀，15 个不及格？难怪学生都叫你“杀手”呢！

Y 小姐是系里一个嘻嘻哈哈、心直口快的大龄姑娘，人称“傻大姐”，她本是开玩笑说这句话的（当然，她也不希望她管的班级成绩不好），但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章早却认真地和她理论起来，噢，杀手杀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？

章早直摇头，说，我真想不通，就我这样，还算杀手？老实告诉你，卷面 45 分以上的我都拉上去了，否则 25 个红灯也不止！我想我够心慈手软、不负责任了，够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了。

章早委屈的样子：Y 小姐，你仔细看看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像个“杀手”吗？

Y 小姐装着很认真地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，然后笑着摇摇头，说，不像。和你站在一起，人家保证说我是杀手。她的话引得办公室里哄堂大笑。

说来也是，章早白白净净的斯文样儿，儒雅有余的风度，怎么也 and “杀手”挂不上钩。

2 完美谋杀

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。系里的副主任“鱼头”当时就很幽默地说：不叫的狗最会咬人嘛，在武林高手里，没有杀相的白面书生往往是最厉害的杀手！

这话说不到一个月，我们的“杀手”——章早老师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。

据他的妻子江苏说，他上午十点多钟回到家就坐到房间的电脑前看影碟，是那盘他最喜欢的《性感泳装迪斯科》，满屏幕是半裸的洋妞挑逗地扭来扭去，他只有在心情最好或者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才看这个，但她无法判断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好是坏，她叫过他好几次他都没有反应，后来她进去推他出来吃中饭，才发现端坐在电脑椅里的章早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时间是中午12点15分左右（1999年6月22日）。

经法医检验，章早老师死于一种致命的化学药品。这种药品在化学系的化学实验室里大量存在。凡是进实验室做实验的学生、教师包括章早老师本人，都有可能搞到这种药品。也就是说，章早之死，自杀或者他杀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。

公安局来了两个侦察员。老面孔了。（可能是分管电大这片的。学校出了事，都少不了他们来。）前不久计算机系办公室失窃，被撬去一千多元钱，保卫处把他们请来了。据说他们在办公桌、门框上获取了不少清晰的指纹，他们当即表态，不出一个星期即可破案。那几天他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校园里，捧着一块涂了黑墨油的玻璃出入课堂、办公室，勤奋地查验着学生和教工的指纹。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他们期待的那个指纹始终没有入网。

这次他们改变了方法，先找有关人员谈话，了解情况。

章早的妻子江苏首当其冲。

江苏看上去很悲痛，神情木然，对他们的提问所答甚少，大部分是摇头，偶尔点点头，高傲冷淡的神情仿佛在说：你们问那么多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但公安员的忍性极好，他们不动声色，用铁棒磨针的功夫磨出了一点光亮：

案发的前一天中午大约 11 点半左右，有个毕业班的男生曾匆匆忙忙来找过章早，好像谈什么毕业补考的事，气氛不太正常。事后问章早，章早只是很气愤地说了一句：他竟敢直接送钱给我，现在的学生，胆真是越来越大了。

这个学生很快就找到了，是化工 96 班的，叫怀才。对此事，他本人也一口承认，并不抵赖。我是给他送钱去了，44 元，怀才说，那是他的钱，一年级时他为我们班买图纸垫的钱，当时我是班长，现在我要毕业了，我不能欠他这份钱。怀才说得理直气壮。

至于章早所在的化学系领导则意见一致，尤其是“鱼头”颇为肯定说，章早不可能是自杀，尤其是目前，他更没有自杀的理由，他刚新婚、搬进新居不久，没听说俩口子有什么不对，再说去年我们刚刚提拔他做了系办公室主任，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提拔他做主任助理，他自己的情绪也很乐观、很稳定……

当说到怀才，说到章早对学生的要求严格，由此招到不少学生嫉恨时，系领导则众口一词地说，章早不可能是他杀，尤其是学生。“鱼头”说，有些学生，比如怀才，虽然因为章早老师教的这门课没有及格而不能毕业，但也不可能因此动杀机，再说学校对他们还有其他的补救方法。退一

4 完美谋杀

万步说，他们杀了任课老师就能毕业了吗？这是何苦呢？

是啊，听上去都很有道理。一个人，既不可能是自杀又不可能是他杀，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：自然死亡。这样做结论固然省事，说不定也皆大欢喜，可死者血液里那种令人顷刻丧命的化学毒品却明摆着，又做何解释呢？……

两位警察差点儿要糊涂了。

杀人动机或自杀动机好像是有的，但又似乎没严重到死人的地步。看来网还得撒得更深些、范围更广些……

两位警察日夜兼程分别调查了很多入。但大多数人含糊其辞，或三缄其口，一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面孔。只有几份“证词”看上去似乎还有些价值……

【材料 01】：学生怀才作弊事件，及章早与怀才的紧张关系

（发生时间：1997 年夏）

1 （大鱼小鱼美人鱼）

期末，是所有学校最忙、最乱的时候。

时值六月，恰逢江南沉闷多变的黄梅雨季。

章早上午监考时迟到了。好在他的搭档小娅没有迟到，考试才得以正常进行。

这学期章早的监考任务特别多，被人戏称为“监考专业户”。对此，章早恨得牙根发痒。谁都知道监考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学生作弊成风，你抓吧得罪人，不抓又算考场事

6 完美谋杀

故，这两小时陪绑的滋味可想而知了。当然监考也有2元钱的监考费，只是如今的教师再穷也没有人愿意拿这2元钱。但章早是不得不拿，因为他的教学工作量不够，只好服从系里的“其他工作安排”。

章早最近屁颠颠在忙调动的事，对方是个财神爷——工商银行，进去搞微机管理专业也算对半个口，这只肥鸭在锅里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就要吃到嘴了，他不想煮熟的鸭子再飞了，这几天正下狠劲追呢——用电话更用人追，比当初追老婆的劲头大多了。现在银行那边关系硬度还行，学校也答应放人，现在关键在市人事局和那个什么编制委员会——银行早已超编，章早必须为自己跑出个编制来银行才能发调令……

有希望吗？小娅一看见章早主动问了一句。

章早微微一笑，中国的事怎么没有希望呢？就看你下多少本，怎样下了。

考场上不便多说话，两人很深地对视一眼，好多话就在眼睛里灌进去了。章早是过来之人，晓得这是什么花样。就像钓鱼，看见鱼浮子动了，只是吃不准鱼有没有真的上钩。现在的鱼真不比过去的鱼，钓的人多了，见识也多了，虚虚实实左试右探轻易不会上钩，于是新工具新鱼饵新技术才会层出不穷，让人研究不尽，也让人的征服欲越来越强兴趣越来越高。小娅这条年轻的鱼才24岁，去年大学毕业刚分进来，据说还没有对象。如今这么漂亮的女大学生还会没对象？看看电大这个不像样的学校，女生一进来就像图书馆里的言情小说一样被瓜分得干干净净，哪怕你长得再丑也不要紧——“陪我一段路”嘛！现在的大学生谁不懂这个？但章

早疑虑的倒不是这个，他是担心自己：都快四十的人了，又离过婚，人家滑溜溜的小姑娘凭什么看上你？万一弄错了意思被人家驳回来，这把年纪了岂不让人贻笑大方？所以尽管鱼浮子动个不息，章早一次也没甩过鱼竿儿。何况小娅一直在申请报考在职研究生，似乎没有在这儿扎根的意思。只是这事儿学校一直不同意，说你们都带工资去上学，哪个跟我上课？要调走可以，想考研，那是男女厕所的隔墙——没门！

刚才小娅关心过他了，章早想，人家给我个饼我得还个糕啊，也问了她一句：

你的事呢，有希望吗？

小娅望着他摇了摇头，眼睛里面湿乎乎的。章早掩在门外，逗教室里的小娅说：

你没有给校长下跪吧？

小娅噗哧一声笑了，前排的几个学生抬起了头。

这话有个出处，去年文秘系一女教师申请考研累累碰壁，情急之下跑到校长室“扑通”一声给 Y 校长跪下了，说你行行好吧放我一条生路吧，结果不仅没走成还给学校通报批评了一通。

小娅掉过头说，她太嫩了，想来想去就想这么个馊主意。

章早说她能怎么办，不见得跑进去脱裤子！

小娅倏地红了脸，讪笑着走开。

章早在教室里转了几圈，见学生都装模作样忙着往考卷上写，没什么要紧事，就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章早溜到楼上，见校长办公室没人，忙溜进去操起电话

8 完美谋杀

打了一通，追那个调动的事。全校除了校长室这里的电话能往外打打，弄得教书匠们全偷偷摸摸的像个贼。这罪也受不了几天了，章早窃想，到了银行，天天打国际长途都没人问——只要你大洋彼岸有人听得懂。

章早放下电话，一伙人拿着绳子竹杠抓贼似地拥进来，章早吓了一跳，心想偷打个电话也犯不着这么整啊。他们是在抬复印机，四个民工抬得哼哼唧唧。办公室的秘书老贾在一旁气喘地指挥着看上去比民工还累。

章早做贼心虚没话找话，贾秘书，复印机又坏了？

贾秘书气呼呼说，坏了倒好了。

关了门，走了。

旁边一位老师告诉章早：上面来了考查团，他们这是抬到图书馆去应付检查呢，一个变俩，变魔术呢！总不能交白卷是吧？听说你要调走，往哪高升啊？

章早有教训在先不敢多说，含糊了几句后反问他：苏教授你来打电话啊？

苏教授也含含糊糊地说，来看看，来看看。

章早溜回考场，影子般地站在后门口，咳嗽了一声，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那些蠢蠢欲动的学生听见他的咳嗽头一齐又趴在了卷子上。章早就有些好笑。

上面考查团一来，也把这些学生害苦了，作弊也不方便了。以前考试，一个班坐一教室，只派一个教师监考，现在一个班分坐两个教室，却有四个教师监考，作弊的难度至少提高了八倍以上。这一棍子可算将那些“混混学子”们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想改邪归正都没法改。过去他们是“一弊二补三送礼”，就是说考试一靠作弊二靠补考三不对就送礼，社

会上那一套全操练得滚瓜烂熟。以前补考费每门不过 15、20 元钱，用它来买一门及格却像鼻涕淌到嘴里那么容易。再说实在不及格也不要紧，可等着参加毕业前的“大赦之考”，用他们的话说，犯“死罪”的十有八九也赦了；实在赦不成也不要紧，毕业后还可再考，不过多交点补考费而已，60 元钱一门——总之不把你考及格了誓不罢休。反正又没有什么退学之说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——你就放心大胆地享受电大高等教育的优越性吧！

章早在考场里又象征性地转了一圈，眼睛则在小娅身上转来转去——这事只有当事人晓得，学生又不晓得，以为章早老师加强了警惕准备捉人了，不得不放规矩一些。章早转了几圈，心里又烦了，像关在牢里一样，直想往外跑。想起自己的考卷还没批好，不如抽空到办公室去改几份。

2 （考场里出了事）

今天教师办公室里难得热闹，九张桌子七八个人快把一间房子撑破了。桌上地上也难得干净了一回，让人看了顺眼。章早的桌子在最前面。当初搬进来时同事们飞跑着抢占好地方，等他们抢完了，剩下这块就是他的。人啊，有时候一穷什么毛病就都出来了。人要发毛病也要发在值得的地方才是啊，难怪章早要另找槽子另找食了。

办公室里，年轻的小鲁老师正在发表高见，说学校的行政人员就相当于工厂的“科室干部”，而教师就相当于车间的“操作工人”。科室干部好比鞭子，我们操作工人就好比

10 完美谋杀

是牛，是牛就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……另一个说，我们学校人事处和教务处最精了，一个拼命抓权一个拼命抓钱，订什么工作量来卡老师，他们那帮“8934部队”谁又给他们订工作量了？就说监考吧，我们教师一场2元，他们教务处8元10元，谁定的嘛。小鲁接着说，我们当老师的，“教学工作量”就好比是“打长工”，“其他工作安排”好比是“打短工”。不服从？你敢吗？扣工资是轻的，最厉害的一招是不聘用你，取消你的教师资格，谁敢不服从。我们当老师的也太老实大胆小了，比那些没文化的工人还要听话，那些工人还敢到市政府门口去请请愿呢。另一个说，所以“聘用制”真是太厉害了，上级聘用下级，小鱼聘用小虾，谁不听话谁就得准备去失业。所以啊现在无论在哪里啊都先要学会无条件服从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啦！……大家笑了一阵。

章早一份卷子没改完，门口就有人叫，说“鱼头”让他去一下。章早老大不情愿，心想他架子倒大咧什么话不好到这儿来说，但还是立刻放下笔出去了。

“鱼头”是系里新上任的副主任，刚刚尝到一点权力的甜头，事情总是特别多，显得特别忙的样子，当然也特别需要部下的尊重。那就最后尊重你一回吧，章早心里说。

主任办公室里只有“鱼头”一个人。“鱼头”坐在那儿的样子越来越像个“鱼头”了。他问章早那门课卷子改出来没有，那个叫怀才的学生考得怎么样。他一问这话，章早就有了数了，这是“考”我来了！章早嘴里说，我看看我看看。

鱼头又问了其他几个学生的考试情况，就像大首长来到地震灾区亲切关怀受灾群众，章早心里厌恶，嘴上却说，我看看我看看。

办公室里，小鲁还在宣讲他的“工厂论”，说学校也是一座工厂，所不同的是，学校只管生产，不管销售，再次的产品也能出厂，也有人包收不误。这种大好事上哪儿去找？奇怪的是，我们这个工厂却越办越穷，全市七所高校，就我们的收入最低，工作量却最高。

试卷名义上是密封的，但装订线是用棉线缝的，有些空档，用圆珠笔什么的伸进去伸一伸有时就能看见里面学生的学号、姓名。章早伸了半天伸着了那个姓怀的，一看卷面，大部分空着没做，知道没戏，改下来更叫人哭笑不得：撑死了8分。可算创了这门课的一项校纪录。都说现在的学生一届不如一届，但也不能差这么多啊。

章早手上还有好几张条子，优先批阅了几份，竟没有一个过40分的。每年一到期末，学校的各色人等就开始活跃起来，到处找任课教师说情写条子，校园简直成了一个庞大的期货交易市场。

章早将红圆珠笔一摔，不想批了。

旁边一个老师抬头看看他，问，章早老师怎么了，闷闷不乐的。

章早苦笑一声，说，改到现在没一个及格的。

管他呢，你都要走了，给他们个满堂红才好呢！

章早忍不住说了句气话，照我的标准，这个班至少有一半人该退学回家。

一个女教师尖声叫起来，噢！章早，你调走了，就不管我们了！学生都回家了，剩下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吃什么饭？

大家笑了一阵。女教师又说，算了吧，我们电大每年招生都招不到人，化工专业更没人报，说有毒性，那个班的学

生都是填“服从分配”的差生，还有一半是没达分数线的自费生——按我的标准，他们都没资格进校。所以，在这里还谈什么标准？

小鲁不服气，学校不是刚定了标准吗，三门同时不及格劝其退学。我们一齐给他来个不及格，看他退不退。

章早笑道，怎么，小鲁，你想发动政变吗？到时候学校可不说学生学不好，而说你老师没教好，他们整起老师来可是一套一套的，你不怕？

小鲁说，怕他个鸟，人一多，法不罚众。

他不会抓住你这个领头的？章早说，就怕法院没开庭，早就有人主动把你供出来了。

小鲁感叹道，我们当教师的心太不齐了。我死定了！

大家又笑一阵。

老师们说归说笑归笑，手里没忘了弄假材料，嘴巴闲下来还要背一通《教师法》、《教师职责》、《校风教风》之类，好随时准备接受考查团的考查。毕竟是大学教师，不至于发一通牢骚就把觉悟发没了。校长说了，这次谁砸我的牌子，我就砸谁的饭碗。这年头饭碗这么紧张谁不要啊？

正说着，就有考查团的人走进门来了。章早正在埋头改卷没注意，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看见了，都对检查团露出了紧张的笑容。这时候第一张桌子的弊病就显示出来了，它总是引起外人的第一个注意。检查团的人也不想多走路，就在章早的桌前停下来，考了他几个问题。

问：贵校的教风是什么？

答：教风？尚可。

问：贵校的学风是什么？